

葡萄糖火焰

小蝗

不要學位的人

他拋棄了學士帽，若有所失地來到此地，也許他的嗅覺疲倦了，在此，他聞不到大學的味道。感覺上自己是來此學技藝的學徒，他是走在別人替自己鋪好的路。

夜車

期末考的聲音自耳邊響起，他和他的睡眠中樞談判，簽訂了一項不平等條約，還動員脂肪，使脂肪在葡萄糖的火焰中燃燒。他愈來愈瘦了。

蟬蛻

考上醫科，他說：「現實社會的價值判斷逼我上了梁山。」大二開始上生理、解剖、組織、生化、胚胎時，他却說：「我要將未來的十二個月奉獻給基礎醫學。」他在給朋友的信上寫著：五頭馬車正引著我輕敲生命奧秘之門，探索生命的迷宮，我有著喜悅的企望。

白蛆

他拍一拍屍體，抖落了附在上面的白蛆，然後用止血鉗挑出「正中神經」檢視，雖然隔著一層塑膠手套，他仍感覺得出它的真實。他望著屍體凝思：解剖枱上擁有這條神經的他曾踩過人生道上

的每一塊磚石，他子過、夫過、父過，他在茫茫煙塵中奔波過，在浩瀚人海中浮沉過。也許生前他雍容歌舞、拖紫紵青；也許枵腹勞作，衣衫襤褸。不過現在這些都已失去其重要性了，因為對他而言，生命這一齣劇已落幕，以後伴著他的將是荒煙蔓草、雜鳴秋蟲、獵吠野狗和熒熒紙火了。他已失去感受痛苦的力量。

他輕輕告訴自己：人生最大的福祉無非是死亡。

蝗蟲

送舊晚會結束，他在日記上寫著：一場蝗蟲盛宴總會有個休止符，該走的走了，不該走的也走了。空著手或拎著包袱都一樣。每一個都需摸黑回去。

輓歌

一隊送葬行列吹吹打打鑼鼓喧天地從大慶街走過，投向公墓。喪家神色戚戚，步調蹣跚。傅粉調朱的雜耍隊妖歌艷舞，後列的送葬者口嚼檳榔作散步觀光狀，真是一個極不調合的畫面。他打開了所有窗子，讓聲浪衝擊著他的耳膜。他說：開北牖聽輓歌，人生一樂也。

死亡的迴響

他感到病人的脈搏逐漸微弱，最後生命終於自他手中逝去。他在內心吼著：死亡，你不要驕傲

他喜歡黑色，他在解剖教科書背面寫著：黑色代表了我，但並不是我選擇了它。

悲劇

生命，這宇宙劇場上的一齣劇，它的劇本原是悲情的，卻要他排演出令觀眾愉悅的喜劇效果，他迷惑了。

真人

阿明有點駝背，口常開著露出可憐的門牙。他時常拿著電晶體收音機湊在耳朵旁，一邊聽一邊逛校園，傻乎乎地望著人像白痴，說話時總有泡沫在嘴角勾留。別人可憐阿明，他卻羨慕阿明，因為他不用背歷史的包袱，他不用挑精神的重擔，只有軀殼加上單純的慾望。他沒有可後悔的昨天，他沒有可擔憂的明天，只有今天滅掉溜走的上午。阿明才是真人。

天秤

她，老而偻，破裂的嘴唇掩不住黑細的牙齒，蓬鬆黃亂的頭髮，罩在黑破的頭巾下頗不安份。還散下稀疏的幾簇蓋在無神的臉上，當旅客在窗台上抓回找零錢時，她伸出乾澀髒瘦的右手乞求旅客的施捨。她的臉上透出卑下志忑的神情，更蘊含著企盼無助的成份。每次他都將全部的零錢塞給她，他不忍看那感激的眼神而將頭轉向別處，可是他無法拒絕她那一聲低沉顫抖的道謝。他似乎可聽到她內心掙扎的吶喊，人性尊嚴和現實生活的搏鬥在她內心深處展開，她承受著衝擊。她使得他對整個社會制度有了新的評估，對人的價值觀有了波動，更進而引導對自己內在自

我的層面有深入的剖析。

最後他體認到一個事實：她和任何人一樣都有一個目的地，那就是墳場。她並未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，其他的人也並未受到優惠的對待。造物者的天秤是沒有誤差的。

餘響

演唱者敲著吉他，竭聲嘶吼，真乃穿雲裂石之聲，引商刻羽之奏，他覺得自己的聽神經被強暴了。

迷藏

他害怕觸摸到內在的自我，每一次的觸摸總是誘引出一陣的抽搐痙攣。因此摸索的觸角一伸到，它就躲閃，而時時與自我捉迷藏這不是一個好遊戲。

汲汲

街上行人忙忙如喪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他懷疑自己是否落後了。煙塵中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他在浮華世界中迷失了。

旅情

踩在情旅起站的月台上，望著擁擠的乘客，他想：只要能擠入車廂就好，至於何站下車，那一點也不重要。於是他擠了上去。

堯舜

老李說：假如我是上帝，我要將人造成雌雄同體，同體受精，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社會問題。他想：假如我是上帝，我將把帝位禪讓給老李。

歸程

他的朋友得了癌症，在掙扎之後交還了生命，退出人生舞台。他留下遺書給他：我譜了一闕生命之歌，終止於休止符之下；排演了一齣生命悲劇，現在是落幕的時候；參加一席盛宴也該散了。沒有什麼可留戀的，沒有什麼值得惋惜，也沒有什麼可歎怨的。悄悄地來，悄悄地去，空著手來也空著手回去。不是殉道，不是生命鬪士，只是提早踏上歸程。

他哭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是哭朋友，還是哭自己。

煙水

有人大談尼采、叔本華，講得口沫四濺，眉色飛舞。有人說要到書店買修身養性的書。他想起儒林外史中杜慎卿的一句話：茶傭酒保，都有六朝煙水氣。

塞翁

他羨慕聾子，因為他們的聽神經不會受到語言暴力的蹂躪。

他羨慕瞎子，因為他們看不到人類醜觀的一面。

自己跌倒自己爬

朋友寫信向他訴說心靈的創痛，他告訴他：沒有人會為你哀傷，沒有人會擦掉你的淚珠；只

有自己的舌頭才能舐癒那心頭上的第一道創傷，只有滿是血跡的手才能拭乾臉上的淚珠。自己爬起來吧！

尋

他作了一個夢：

松澗邊，相伴行；

晨雨瀟瀟，遠山不分明。

遙指煙霧裡，

半山腰，一蒼鷹。

翩翩翔遊太虛，

兀自飛，孤零零。

你是天上的星，

我似那蒼鷹，

追尋，追尋。

糖精

愛是甜蜜的，但是他警告自己要弄清楚甜味是來自 Sugar，抑或來自 Saccharin。

無奈

人家說：愛，就該讓她知道。
他是讓她知道了，可是她嚇跑了。

浮萍

二片浮萍，一片來自北回歸線，一片來自濱海鹽城，在此偶然相遇。他在日記上寫著：
湯潮初落江月清，黃堤岸柳維荻影。
鴻鵠飄飄落平沙，屈子那復志秋景。

舞榭

醫學課程壓得他喘不過氣來，他打電話向她訴苦。她說：「你不是說過，在人生舞台上，人沒有失敗的權利嗎？」他笑了出來，心裡想著：是啊！我不會被擊倒的。

圈圈

他寫了封信要寄給她，信上沒有字，只有一個個圓圈，有單圈、雙圈。外面又有大圓圈將小圓圈包圍住。他想她應該知道含意是：

相思欲寄從何寄，畫個圈兒替，話在圈兒外，心在圈兒裡。我密密加圈，你須密密知
濃意。單圈兒是我，雙圈兒是你。整圈兒是團圓，破圈兒是別離。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，把一路
圈兒圈到底。

可是他無法把信寄出去，因為對女孩子而言，住址是她們的財產之一，不容他人分享。

(第二十三期)